

# 只剩下我一個人

神的手必定緊握祂的器皿，保護周全。

文／涵 圖／Susan



HS1302@版權所有

曾經有個迷你的大學校園團契，每年約有八位成員。但是，團契成員參與團契聚會的出席率卻很勉強地維持約五成左右。感謝神，在校園附近，安排有愛心的接待家庭，有輔導大哥大姊不斷地支持這個微弱的校園團契，讓外地求學的大專學子，能不斷地在校園團契事奉中靈性得到成長。

有一年，這個迷你團契由一位姊妹擔任契長，服事團契中清一色的學長和學弟。熱情洋溢的她，想以神豐盛的慈愛去帶領團契內的眾弟兄，鼓勵大家暫時放下繁重的課業，每週撥一個晚上到輔導大哥和大姊家參加團契聚會，一同聚餐、唱詩、讀經、禱告，分享主裡的感動與體驗。

無奈，人各有志、男女大不同，雖然她不斷地加強契友的訪問和關懷活動，團契聚會的出席率卻未見增長，若有小貓兩三隻，就算不錯。她期許自己：為主在契友心中撒下主愛溫暖的種子，希望有一天這分主愛的回憶，能帶領團契的弟兄們親近神。

如此慘淡經營幾個月之後，契友之間的互動依舊非常冷淡。有次，到了團契聚會前的傍晚，在校門口集合，準備到團契輔導家庭聚餐和聚會。她意外地陸續獲知，所有的弟兄不是要準備考試，就是要趕報告，無法參加當晚的團契聚會。

電話中，當她對輔導大姊難過地說出「只剩下我一個人」，壓抑已久的傷心淚水，如泉湧出。輔導大姊問她：要不要到家裡，來個「兩人團契」？她心裡想，只剩下自己一人，再無法鼓起勇氣走出校園，參加有輔導大姊愛心扶持的兩人團契。她婉言拒絕後，帶著傷痛的心，獨自回到宿舍，向神流淚禱告，禱告中不斷地問神：為什



麼只剩下我一個人？她為自己被遺棄而哭泣，成為心中充滿怨氣的契長。

x x x

以利亞與我們是一樣性情的人（雅五17），他事奉的心志，宛如以色列的戰車馬兵，帶領百姓回轉向神。然而，以利亞先知在事奉神的過程中，卻曾三次說出：「只剩下我一個人」。試問，在教會的事奉生活中，我們是否曾在人前人後，或是在禱告中，對人、對自己或對神說出：「只剩下我一個人」？

### 站在迦密山上，面對眾民，豪情壯志……

獨自在亞哈王和以色列眾民面前，以利亞先知單挑四百五十位事奉巴力的先知，和四百位事奉亞舍拉的先知。這場求雨——真神和假神大對決當中，以利亞對眾民宣告說：「作耶和華先知的只剩下我一個人；巴力的先知卻有四百五十個人」（王上十八22）。

按神的旨意，以利亞躲避亞哈王三年。不論在基立溪畔，或是在撒勒法的寡婦家，以利亞任憑神的隨意引導；以利亞的社交生活非常孤單，只能與空中的飛鳥為友，和地上的一對孤兒寡婦為伴。但有何人能夠比他更深刻地體會：「我們日用的飲食，今日賜給我們」，是神對人真實不落空的應許與照顧？世上有什麼能夠比時刻享受神同在的屬靈生活，更能讓人感到心靈滿足呢？

按神的旨意，以利亞先知向人顯露，邀

約亞哈王、招聚以色列眾民，站在迦密山上，與巴力的先知分別築壇，禱告祈求真神從天降火顯應，以為區別真神和假神的明證。一比四百五十位真假先知的對決中，以利亞在君王、眾民、仇敵面前，展現出「只剩下我一個人」的豪情壯志，不畏艱難，堅持服事神的心志；在以利亞的眼裡，他看見神與他站在一起；在神的眼裡，以利亞是順服神旨意，被神的靈充滿，預備行神的善工的貴重器皿，因此神能夠透過以利亞，叫為父的心轉向兒女，叫悖逆的人轉從義人的智慧，又為主預備合用的百姓（路一17）。

### 逃到何烈山的洞裡，面對自己的靈，孤獨自憐……

面對神問道：「以利亞啊，你在這裡做什麼？」（王上十九9）

以利亞肯定地回答：「我為耶和華——萬軍之神大發熱心；因為以色列人背棄了你的約，毀壞了你的壇，用刀殺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個人，他們還要尋索我的命。」（王上十九10）

按自己的想法，以利亞在完成迦密山上的工作後，憑恃神的靈，直奔亞哈王的行宮所在的耶斯列城門口（王上十八46）。站在這集政治、宗教、商業三大中心的城門口，以利亞想做什麼？又想得什麼呢？他能夠卸下剛在眾民面前行大神蹟的光環，婉拒眾人的驚嘆、歡呼、讚美聲，並將榮耀歸給神嗎？他想得求雨成功的賞賜嗎？或是他期盼看到迦密山上的勝利，能讓亞哈王的信仰覺醒，並親自帶領全國百姓一同復興宗教，棄假歸真、歸向神？

然而，以利亞卻在耶斯列城門，收到耶洗別王后的必死追殺令。對他而言，宗教復興的夢想頓時破碎。心碎的以利亞，轉身逃跑，躲到猶大國最南角的別示巴，向神求死，因為看不到自己所期待的事奉結果。失望之餘，無法勝過屬人的比較心理，自覺比不上他的列祖（王上十九4）；神卻不回應他求死的禱告，只兩次差派天使送水和餅給他吃，一路默默相伴，讓以利亞有力量繼續眼前的道路。

按自己的想法，以利亞憑神所賜的飲食之力走到神的山，住在何烈山的一個山洞裡。以利亞一人，獨自地面對狀態未酬、失魂落魄的自己。回想過去，向人隱藏自己，但神卻不向自己隱藏的生活點滴；回想迦密山上，與神同工，置生死於度外的信仰復興大戰；回想耶斯列城門口的風光，耶洗別王后的惡言威脅，形同宣告全國宗教復興的失敗；回想神從降雨後對自己的沉默；想到自己大老遠到何烈山找神，卻找不到神，如此無助的孤寂感席捲他的心房。對已經鑽進牛角尖的以利亞而言，神似乎從他的生命中徹底抽離。

故當神的話臨到以利亞時，以利亞直接答出他身心所感受到的孤寂；在神眼中，此時的以利亞是一個裝滿自憐，卻裝不下神旨意的器皿。如其所言，在以利亞的個人世界裡，只剩下他一個人。

### 站在何烈山上，面對神，重新得力……

面對神微聲問道：「以利亞啊，你在這裡做什麼？」（王上十九13）

以利亞依舊回答說：「我為耶和華——萬軍之神大發熱心；因為以色列人背棄了你的約，毀壞了你的壇，用刀殺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個人，他們還要尋索我的命。」（王上十九14）

但神卻提醒以利亞說：「但我在以色列中為自己留下七千人，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，未曾與巴力親嘴的。」（王上十九18）

按神的吩咐，黯然神傷的以利亞準備從山洞出來，站在山上，到神面前。頓時間，在以利亞眼前出現烈風大作、崩山碎石、地震和火燄，接連著一個個讓人驚心動魄的自然現象，以利亞毫髮未傷。但神卻不在風中，不在地震中，也不在火中（王上十九9-12）。在火後，有微小的聲音。頓時間，以利亞明白，自己不過是人，不能見神的面，就用外衣蒙上臉，出來站在洞口，與神說話。

面對神微聲問道：「以利亞啊，你在這裡做什麼？」以利亞毫不遲疑地向神控告以色列人的不義，和「只剩下他一人」，仍被追殺的悲慘處境（羅十一2-3）。生命的主神並未否定以利亞的自憐心態；神要醫治以利亞的心傷，神要以利亞知道，其實他並不孤單。神將以利亞原本狹隘的眼界，從自己一人身上，拓寬到以色列國



全境內，神為自己預備七千個和他一樣，敬畏神、未曾拜巴力的虔誠人，他並非孤軍奮戰。

惟獨回到神面前，陳明自我，並接受神的安慰，心靈受創的以利亞才能真正地重新得力，接受神托付的使命，再次出發事奉主神。

x x x

其實，這位躲回宿舍哀哭的迷你團契契長，當時並不知道電話線另一端的輔導大姊，當晚特別為迷你團契聚餐加菜，準備滿桌的佳餚。面對空蕩的餐廳，輔導大姊打電話給鄰近的另一個校園團契的一群弟兄，請他們到她家幫忙吃晚餐，順便來個團契特別聚會，也為洩氣的迷你團契代禱。

這位迷你團契女契長大學畢業時，她並沒有看到心裡深切期盼的團契事奉結果——契友們能夠親近神、熱心聚會。團契內還是存著那份若即若離的氣氛，因此她懷抱著感傷的心，離開這個曾經讓她傷心的校園團契。

畢業後，她家中歷經變故，後來自己也罹患重病。在病床上，她對神充滿怨懟，耿耿於懷的疙瘩，莫過於那段在校園團契看不到結果的事奉心結。信仰對她而言，宛如一潭死水，無法在她的生命中激起新的漣漪。病癒後，她在信仰和事工上放逐自己，她成為有名無實的基督徒。



## 主題 徵文

### 春暉 寄思

是否聽到那呱呱墜地後的喜悅？  
是否感受到那愛不釋手的撫慰？  
是否安心地在那溫暖的懷裡長大？

母親啊！我是您最乖的寶貝，  
更是您眼中的欣慰！

母親啊！當您年老時，  
我也會是您最大的倚靠！

因為有您，我的世界色彩繽紛；  
因為有您，我能勇敢承擔生命的責任！

念您，總有無盡的感謝與掛念！

我要寫下對您的眷戀，  
只因您是最美的詩篇。



字數：2500

截稿日期：2013/03/30

有一天，她意外地接到一通電話，過去迷你團契的幾位學弟要到她的家鄉探望她。面對遠道而來、數年未曾聯絡的學弟們，在短短不到兩小時的相聚中，她收到主裡溫暖的慰問、溫馨的感謝和溫柔的道別，因為不久後，這群學弟要離開校園，各奔前程，他們將帶著曾在校園團契所受到的愛心感動，在人生的道路上繼續親近主耶穌。這群學弟宛如神的使者，為她拆下心中那道將自我與神隔絕的高牆，助她再次回到神身邊，鼓起勇氣，重新投入教會的事奉生活。

十多年來，當年校園團契生活的點滴，有時仍會湧上心頭。每當回想這段刻骨銘心的團契事奉經歷，她一次又一次地問神：究竟要學習什麼道理？一次靈恩會，神用一段經文回答她心中多年來的疑問：

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，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，不是出於我們。我們四面受敵，卻不被困住；心裡作難，卻不至失望；遭逼迫，卻不被丟棄；打倒了，卻不至死亡。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，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。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地，使耶穌的生在我們這必死的身上顯明出來（林後四7-11）。

她領悟到器皿的本質是容器，不是機器，更無法自動操作；器皿本是被動、被主人使用的容器。器皿的價值，不在於它本身的材質和設計，乃是在其中所裝載的內容物，和被主人使用的功用與場合。神眼中最貴重的器皿是什麼呢？不就是能夠容納神、能夠

順從神旨意，能夠任憑主用，能夠彰顯出神大能的器皿嗎？

自己不過是個卑微的瓦器，有幸蒙神揀選，能夠為主所用，成為神家中的器皿。不是自己能夠作什麼，而是讓神透過自己去作什麼。神使用器皿做工的過程中，器皿本身難免會遇到各種不同的狀況，不論是四面受敵、心裡作難、遭逼迫，或似被打倒，神的手必定緊握祂的器皿，保護周全；即便器皿本身一時承受不住，出現內部龜裂的狀況，主必親自修復、醫治。

既是如此，器皿何苦計較事奉過程中的功過成敗，或事奉環境的順逆呢？因為怎麼使用器皿，怎樣克服困難，怎樣成就神的計畫，都是神——那主宰萬事者的事，無需被操作的器皿操心。什麼是真正值得器皿操心的課題呢？豈不是如何不沾染世俗，不讓自己成為被神所撇棄的器皿？豈不是如何不斷地自潔，讓自己隨時隨地都能夠合乎主用？豈不是如何在禱告中順從神的帶領，讓自己能夠與神同工，讓神親自成就大工？

既是如此，神會讓祂所用的器皿，孤單地只剩下自己一個人嗎？

